星期四

## ■名家赏读

### ■苏 湲

秋雨绵绵,一场秋雨一场寒。庄稼地 里风声雨声呼和着生长的律动,宛若瀑布 般轰鸣作响。又到了一年一度秋收的季 节,温县段村老秦家垆土地的山药长势喜 人, 生机盎然, 预示着丰收在即。

-夜雨声不断,从夜色中传来阵阵雷 声。千万条雨线抽打着地里的叶蔓,催促 它们快快成熟。天刚放亮,秦鸿凯就冒雨 来到了自家的山药地。他是老秦家百年老 字号文元裕第十一代传人。放眼望去,地 里仿佛一片绿洲, 山药蔓在温润的雨中油 绿发亮,似潮水般一波一波地涌来。他深 深吸了口气,扑鼻而来的清香,让他神清 气爽。他仿佛听到了山药叶蔓兀自生长的 声音,所有的辛劳都化为云烟。

雨已经停了,滞留在蔓叶上的水珠在 一滴滴渗入山药的根部。这是一场 及时雨,被浸润的泥土泛着泡沫,传递出 地下生长的讯息。在风雨的涤荡下, 白煞 煞的山药花枯萎了, 地下的茎块正在膨 大,充满狂热的生命力。同时,地上的藤 蔓叶, 腋间发育出许多珠芽, 俗称山药豆 或山药蛋。它们簇拥在一起谈笑风生、打 打闹闹, 渲染着秋意的浪漫。

评价中华大地本草产地及优劣的明朝 医书《本草蒙荃》说:"山药,惟河南怀庆 者独良。"换言之,温县怀山药是最好的山 药,而垆土铁棍山药是怀山药中的极品。 山药富含淀粉、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 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和山药多糖、皂甙、 氨基酸等药疗成分,且吃起来雪香酥腻, 口感极佳,从而享誉大江南北。正宗的铁 棍山药表皮颜色微深,上面有像铁锈红似 的痕迹,这是由于土壤里所含的微量元素 铜锌离子造成的。

地处豫北平原西部的温县, 南滨黄

## 山药叶蔓绿如烟

河,北依太行,属黄河和沁河冲积平原。 黄河沿途带来的各种微量元素, 在这里沉 淀聚集,从而养育了肥沃的土壤。 垆土指 黑色或红色土质坚硬而黏土含量大的土 壤,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成就了怀山药

传说古时候, 古怀庆府一带有一个叫 野王国的小国。由于国小势单,常常被一 些大国欺凌。一年冬天,某大国入侵野王 国,来势汹汹,锐不可当。野王国的将士 们同仇敌忾,拼死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 而节节败退。他们被逼入深山老林中,偏 又遭遇狂风暴雪, 敌军封锁了所有的关 口, 欲将野王国的军队困死在山中。

冰雪漫野, 地冻天寒, 将士们饥寒交 迫。但是正当绝望之际,有人发现一种植 物的根茎能吃, 味道甜甜的、麻麻的甚是 可口。这种植物漫山遍野都是, 士兵们纷 纷挖掘其根茎充饥,并且很快恢复了体 力。说来也怪,就连吃了藤蔓的战马也充 满精力,变得剽悍而狂野。将士们骑上战 马,冲出重围,一举夺回失地保住了家 园。人们为纪念这种无名植物,给它取名 "山遇"。随后"山遇"在怀庆府一带被人 们广泛栽种并食用,人们发现它有很高的 药用价值,遂更名为"山药"

文献记载, 山药又名薯蓣, 原名薯 豫。据宋朝医书《本草衍义》载:因避讳 唐代宗名"豫",改薯蓣为薯药。后因宋英 宗名"曙",又改薯药为山药。薯蓣始载于 我国最早的医书《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上 品,在我国有相当悠久的历史。自公元前 734年,薯蓣被作为贡品进献周王室起,至 清朝末年一直是皇家御用佳品。清宫档案 记载, 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就特别喜欢怀 山药制作的点心——八珍糕。

老秦家早在300年前,靠经营四大怀

药(怀山药、怀地黄、怀牛膝和怀菊花) 及贸易往来起家,是远近闻名的怀商世 家。2013年,秦家老宅在翻修时,找到了 一块300年前的商号匾额,题有"文元 裕"三个行楷大字。这是一份血脉遗产, 让老秦家倍感鼓舞和欣喜。秦鸿凯是第十 一代传人,他身负重托,因此也格外用心 山药的培育和种植。

山药自春种发芽到秋收出土, 他每天 都到地里去查看,就像视察他的军队似 的,目光严肃而亲切。山药蔓在夏季生长 很快,闪亮的叶子在阳光下轻轻摆动,释 放出多姿的神韵。霜降开始气温骤降, 千 里沃野上枯叶飞舞时, 植物生长进入最绚 烂的季节。山药地里叶蔓渐渐枯萎,金光 烨烨满地灿烂,琥珀般的山药蛋咕噜噜挂 满藤蔓。地下传来熙熙攘攘的声音, 预示 着山药可以挖掘了。

遵循着大自然的轨迹,冬去春来,年 复一年。我们总是在新春季节里播种希望, 于岁末寒冬中典藏成果,并且能在无尽的时 间洪流中, 体悟到生命价值的深层意境。



国画 山药叶蔓绿如烟

李玉梅 作

人在旅途

### ■雷旭峰 莫高窟是 个神秘的地方。

大漠黄昏,

落日浑圆,置身 一排高低参差的 窟前,我一下子 沉默了。岩壁上 的莫高窟,身居 在鸣沙山和三危 山之间的峡谷里 的悬崖上。难以 想象, 亘古不息 的万里流沙中, 摇天撼地的寥寥 长风里,那水一 般流动着的、填 平一切的无情黄 沙,到这个悬崖

边就怎么停止 了。宁肯在一旁聚集成高高沙山,也不愿 进入这窄窄的峡谷。

莫高窟残留着北魏、西魏、北周 隋、唐、宋、西夏、元等十个朝代的洞窟 四百九十多个。壁画总面积四万五千多平 方米,彩塑两千四百多身,还有经卷写本 数万, 唐宋窟檐若干。我才学浅疏, 在表 现佛教文化的浩瀚艺术面前,诚惶诚恐, 不敢用一言一语, 唯恐亵渎。当鸣沙山已 升起一轮圆月时,我在不时回望中,迎着 风沙,越过戈壁,离开了莫高窟。光阴一 晃已近一年,无数个寂寞时刻,莫高窟总 在心中显现。如同一尊神灵,与你对视

着。一种莫高窟的情愫在不断地积累,想 表达, 却又憋闷在心。

这种不敢轻易动笔的心情已经数时。 这期间, 经典的书越读越感觉自己无知和 浅薄。游览了一些让人心情激动的地方, 有些感悟和想法,如同深埋在土壤的种 子,也不敢发芽露世,知道那些语言文字 是多么的多余,写出来如同在圣贤面前涂

电视上正热播《美丽的青春》,说的是 一群年轻人在塞罕坝沙漠种树的故事。这 让我又想起莫高窟,想起莫高窟的树。

莫高窟的树自从那天入眼入心,就在 心里不停地生长,不停地摇曳,生机蓬勃 得让人欲罢不能。莫高窟的树种并不丰 富,柏树、榆树、沙柳、枣树、白杨树, 我记下的就这几种。这些树都是些平常的 树,但长在莫高窟,长在四周沙漠围拢的 地方,却又显得那么神奇。树都有上百年 的年轮了,树和人一样,经历日月光华和 风雨侵蚀久了,显示出仙风道骨。窟檐前 的几棵柏树,树冠稀松,枝条虬劲,状若 飞龙。几棵一人合拢不住的榆树, 树冠如 伞,树荫铺地,或许是因头重根深,在四 季戈壁烈风的肆拽下,中间的树干像拧成 一股的钢丝绳, 与风沙抗争的痕迹突兀在 岩石一般的树皮上。沙柳矮矮的,冠如圆 石,枝条挤挤挨挨,密不透风,临着地 面,若忠心耿耿的卫士,护卫着身躯下的 一方。八月下旬, 枣树已挂满一串串拇指 大小的果实, 色如玛瑙, 或青或黄或红的 大枣,给身处戈壁沙漠的人以希望。枣树 的枝条本身就硬,沙漠中长了上百年的枣

小时候钓鱼是很高兴的事,但并不是

树,枝干横插斜刺,如同手持剑戟的勇 士。白杨树身材挺拔,直刺云霄,英姿飒 爽,树干斑驳,图案自然,或似天女散 花,或似驼队西行,奇形怪状。这些树, 每一棵你仔细观看,都是一幅天然壁画。 是啊! 莫高窟是艺术的殿堂, 这里的艺术 是有生命的。日夜和艺术相伴, 息息相 通, 莫高窟前的树的生命中也浸润着艺术 的气息,成为一幅幅天然去雕饰的艺术 品。树禅定地站着,守望着莫高窟。

站在这些树旁, 赞叹着树的美。但更 惊叹的是, 咫尺之远, 就是茫茫沙漠, 砾 砾戈壁,在这生命的禁区,绿色的荒原 中, 莫高窟的树是谁种下, 又是怎么成活 的呢? 我询问了莫高窟的工作人员,查阅 了一些资料,但终没能搞清楚。是啊!前 人栽树, 后人乘凉, 乘凉的人, 又有几个 记得栽树的前人呢?

我的思绪中浮现出几个僧人,青灯孤 影,与经书为伴,与寂寞和荒凉厮守。雪 融化了,他们云游归来,肩背着几棵树 苗,回到莫高窟,凿开贫瘠坚硬的沙石, 把树苗种下。对他们来讲,种下的不仅仅 是树,种下的也是一份希望和信念。他们 把养活树作为修行,浇灌它,滋养它,树 活了下来。长出了新枝嫩芽, 在死亡的色 彩中,添了些许生意。树在爱中慢慢成 长。有了爱抚育,树不怕凛冽的风,不怕 肆虐的沙,根越扎越深,冠越来越大。树 开始在炎炎夏日回报僧人一片阴凉。僧人 每日读经, 也每日读树, 树成了无字的经 书,仿佛在告诉僧人,树能在莫高窟成 长,就是信念的力量!

很后悔,可两三天过后,一想起玩水的美 劲,我们又会故伎重演。这也许就是坑塘

的魅力使然吧。 是的,村庄的坑塘真的充满了魅力。 它除了是一个玩乐的天堂外, 有时候我觉 得它还是一面镜子, 白天映出天上的流云 和鸟影, 夜晚照出银河的月光和星辰。清 新的早晨,有姑娘来坑塘边,看着水里的 荷花, 扎着自己的麻花辫子, 时不时低下 头,看着水中那张白里透红的脸。那是谁 的面孔呢?这么美,比旁边的荷花都要美 上好几倍,不,是好几十倍呢。看着看 着,那张俊俏的脸慢慢就变幻成一张小伙 子帅气的脸。是谁呢?姑娘不说,只是把 辫子扯过来含在嘴里, 羞羞地笑眯了那双 丹凤眼

有时候,我觉得它又是一个舞台。黄 昏时, 坑塘里的小鱼们不安分地跳出水 面,带着水花,来个漂亮的空中转体,激 起一圈圈涟漪。蜻蜓也喜欢在这时来凑热 闹,总是以优雅的姿态,轻轻地掠过水 面,快乐地与水嬉戏。静谧的夜晚,呱呱 的蛙鸣此起彼伏, 划破了夜的寂静。尤其 是雨后,蛙声阵阵,噪声喧天,大人们称 这叫"蛤蟆吵塘"。它们吵什么?有的说,它们是在争论水是怎么来的。也有的说, 它们在唱"下雨了,水涨了,今年粮食满 仓了"。黄昏鱼儿的欢腾,蜻蜓的舞蹈,还 有雨后的蛙鸣,不就是一场曼舞高歌的文

有时候,我还觉得它就是一幅古画。 坑沿四周种着低垂的柳树,长满着鲜嫩的 青草, 坑塘内芦苇轻摇, 蛙跳鱼跃, 鹅鸭 拨波,水色潋滟,再加上村妇们棒槌敲打 衣物的画面, 无不让人流连忘返。它用它 那充满灵性的魅力, 呵护着人们的美好向 往;它用它那清澈明亮的眼睛,洞察着村 庄的前世今生;它用它那汩汩流淌的乳 液,滋养着村庄的每个生灵。

村庄里的池塘——我童年的那些坑

是啊! 信念的力量。

我去过山西的大寨。大寨周边的山, 光秃秃的, 而大寨的虎头山, 却是郁郁葱 葱的森林。这满山的树,不是天然的,是 大寨的领头人陈永贵、郭凤莲带领群众, 在石头缝里种下的,用汗水和心血浇活 的,他们是在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信念下, 让虎头山充满了生机。

河北北部有个叫塞罕坝的地方。二十 世纪六十年代的塞罕坝,高寒、高海拔、 大风、沙化、少雨,在这环境恶劣、条件 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两代人通过近五十年 的艰苦奋斗,成功营造了112万人工林, 创造了让荒原变林海、让沙漠成绿洲的奇 迹。一批批年轻人,在信念的支撑下,把 树种活了。种树的人老了,但活下来的 树,把种树人美丽的青春留了下来。

天地悠悠。塞罕坝的树、虎头山的 树、莫高窟的树,连接成一道时光的风 景, 傲然屹立在乾坤之间, 吐纳着浩然正 气,生生不息,信念充盈。我相信:飞天 的梦想永远不会褪色!





国画 李伯良 作

### ■诗风词韵

### 那夜,又见满天繁星

■李玉冰

夜半, 我被隆隆的车轮唤醒 窗外, 泼墨般的黑 依稀闪过, 赤红的灯

探头望去 啊! 我又看见了,满天的繁星 那还是儿时老家的星星吗 又怎会在这, 茫茫戈壁上相逢 身下是悠悠的摇篮吗 难道是穿越了时空 回到了过往, 我的老家 我又成了初谙世事的孩童

童年的夜是静谧的呀 置身田头,还是打麦场 耳畔响着, 唧唧的虫声 墨蓝的天幕缀满繁星啊

那颗最亮的, 在向我眨着眼睛 娓娓地讲着童话, 催我入梦

童年的故事是甜的啊 薄薄的, 轻纱般的雾 清凉的, 晶莹的露 飒飒的,摇曳的禾 浓浓的, 酣畅的梦

可理智告诉我 已回不到童年了啊 人到中年, 早已无梦 摇晃的车轮,将我带向远方 戈壁的繁星, 可与四十多年前 老家的相同

此刻,我迷惑了 不知身在何处, 今夕何夕

## 是我唯一回不去的地方

■荷蕾心语 想起故乡, 往事就风起云涌 梨花敛起满地的情绪一再失控 我喜欢在一个地方来来回回 来了走,走了回

可是我, 唯有故乡回不去 年少时的那次离开, 如脐血蒂落 我与故乡生生分离

从此以后, 再无岁月供回头 很多记忆如经年的尘土 知道故乡在那里, 就在那里 回望的风,刚一路过就云般飞扬 但那一切, 遥远得再也走不回

这样也好, 我的爱如此广阔 每到一处 凡是被我爱过的地方 都是故乡 ……

像四季打开花朵

■王新卫 天空透明湛蓝 绿杨荫里, 清风和着鸣蝉

满川的玉米 斜抱着盈尺的棒穗, 列队待检 三五成群的高粱 好似赶会的姑娘 低着头、红着脸

罩了一层白纱 几只馋嘴的鸟雀, 来回地徘徊 流着口水, 叽叽喳喳

成熟的讯息, 弥漫整个村庄 丰收的甜蜜 在农人的梦里, 飘荡

## 河畔晨行

雨过天晴云几簇, 曲径花繁又一年。 浮萍斩断惊鸿影,

谁家的葡萄架上

相酌应是故人前。

## ■心灵漫笔

## 八月剥枣

■只树

立秋刚过,超市的水果柜 台上就陆续有新鲜枣子上市。 青白颜色, 大如乒乓球, 是从 外地运来的早熟品种, 吃在嘴 里青脆有余而甜味儿不足。每 每此时,心中便会想起老家晒 场旁的那株野枣树。

不知是鸟儿有意吐下的 籽,还是幼童无意插下的枝, 总之它像是凭空从地下冒出来 的一般,待春日抽枝发芽长到 一人多高时,人们才惊叹: 看,这里长了一棵枣树!

晒粮打场的场地是喷水后 用石碾反复滚压的, 坚硬平实 的地面晒粮是极好的, 可对于 树木生长却是不易,尽管这环 境干旱贫瘠, 可这枣树依旧年 年茁壮蓬勃,或许既平凡又粗 鄙的事物都有股韧劲儿吧。无 人浇水施肥, 无人抹芽疏枝, 反而给了它更多自由生长的空 间,不像枣园里刻意被驯化的 枣树,个儿长不高,所有的养 分都只是为结果做准备。枣树 力争上游, 硬是长到了和旁边 的"伟丈夫"白杨树肩并肩的 高度。过往的人们又惊叹:好 好的枣树长"疯"了,能结枣 子才怪,不如劈了当柴烧。

枣树不只是个儿长得高, 树皮也皴裂成一道道凹凸不平 的小口子, 摸上去粗粝磨手, 叶子小得如老鼠耳朵, 连开花 也是影影绰绰,藏在绿叶腋 下,既不漂亮也不芬芳,遭人

孟夏时节,父母在晒场忙 碌,我便坐在枣树下跟自个儿 玩耍。枣树如伞,撑下一棚的 荫, 伏在落满枣花的草地上, 有斑驳的光影洒在脸上, 风拂 过眼皮,令人昏昏欲睡。晚 上,我仰头看闪烁的夜空,想 那渴饮泉水饥食枣的不老仙 人,是不是穿过枝丫,用星星

的眼睛看着我。 七月半的时候, 疯长个儿 的枣树居然结了繁繁密密的果

子缀在树叶间, 半红半绿, 像 一个彩色的瀑布,映着场地上 面那蓝得透明的天空, 亮了人 的眼。拉车的走过, 扛锄的走 过,挑担的走过,都随手拾起 土坷垃, 仰着脖子咽唾沫, 运 足力气, 朝稠密的果子处丢两 下,有时打下来一捧枣,有时 准头不足,则飘下来几片叶 子。也有人专门备了长条的竹 竿打枣,一竹竿打下去,枣子 便扑簌簌地落下来,夹杂着叶 子,跟下雨似的。我看着心 疼,等人走完了,抱着树哭会 儿, 哭累了, 便走到树下瓦楞 缝里捡几个,回去让祖母做枣

馍馍。 深秋,大人们忙着收玉米 割豆子。饱不能忘饥,暖不能 忘寒,每一粒粮食都要收到仓 里面才觉得安稳踏实。孩童们 扎堆笑着闹着逮蚂蚱捉蛐蛐, 还会用火柴点燃干枯的稻草, 煨熟花生、红薯和毛豆。枣树 也将果尽叶落,像是从少年到 中年,繁花似锦之后便是面对 无尽的寂寥。

冬天修路, 场地旁的枣树 有些碍事,说伐就伐掉了。碗 口粗的主干做了谁家修厨房的 主梁,余下的身子树股被刨成 几根小擀面杖分给街坊,女人 掂着顺手,除了擀面,偶尔也 会吓唬一下不听话的孩子……

现在想想,不免感叹,岁 月真是时间的小偷。昔日晒场 忙碌的父母花白了头发, 枣树 下爱做梦的女孩儿眼角也有了 细细的纹路, 不过幸好, 我还 记得枣树下的独处时光,记得 粮食的由来与朴素的天真,记 得骨子里有草木一般的性格, 遇风激动, 见光欣喜, 满足来 得容易。

# 流金岁月 里 池

童年记忆 中,老家的村庄 周围,除村北 外,东南西三面 都有池塘。那时 候我们不叫池 塘,而是称之为 坑塘。我们村周 围有四个坑塘, 一个是东坑塘, 一个是南坑塘, 村西的坑塘被一 条出村的大路一 分为二,分别成 了西南坑塘和西 北坑塘。这些坑 塘面积都不算 小,最大的是东 坑塘,足有十亩

坑塘。那时的坑塘里常年有水, 从没干 过,春夏秋季节,坑塘内的荷叶碧绿,清 香四溢,游鱼嬉戏,鹅鸭欢唱,唱出了童 年的乐趣,溢出了庄稼人的欢声笑语。

我家住在前街西头, 所以童年时最亲 近西南坑塘。偶尔去东坑塘和南坑塘,只 是要去和那个区域的孩子们比赛游泳, 共 同摸鱼,增进友谊。

说起摸鱼, 先是从集市上买回几条尼 龙绳, 然后把母亲做衣服用的针用火燎上 几燎后, 手握钳子把针弯个钩, 再找来几 根细竹竿做钓竿,系上尼龙绳和钓钩,绳 上绑个一寸左右的高粱秆作鱼漂,便做成 了钓鱼的工具。利用早晚时间, 尤其是下 雨天,在鱼钩处穿上细细的蚯蚓,选一块 僻静处开始垂钓。等到鱼漂突然下沉,在 水中被拽走好远时,往往就是大鱼上钩 了。这个时候用力将钓竿提起,一条鲜活 乱动的大鱼便露出水面,心里真是美极 了,充满了很强烈的自豪感和成就感。

■宋守业

最惬意的。最惬意的是在坑塘里玩耍,真 是令我们这些乡村孩子乐此不疲。炎热的 夏天,村庄周围的几个坑塘,就是最好的 天然浴场。那时,小孩子们可以光着屁 股,在岸边柳树底下,头上戴着柳条编的 草帽, 撅着或白或黑或半白半黑的肚子, 总是会像一个个顽皮的大青蛙受了惊吓似 的, 急不可待地猛猛跳入坑塘里, 扎猛 子、打水仗,快活至极。那时坑塘里的水 几乎透明, 浅的地方, 一眼就能看到底, 可以望见摇头摆尾自由自在游泳的鱼。还 会听见芦苇丛里鹅鸭不时嘎嘎地叫, 当我 们悄无声息地游过去,想来个偷袭时,它 们就会很机敏地扑棱棱飞跑,等你游离了 草丛后,它们又会飞回来,依然嘎嘎地叫 着,就像是调笑我们无能似的。最爽的 事,便是在水里吃西瓜。一般是先把西瓜 扔在水里, 让它漂浮在水上当成"水球", 被推过来,抢过去,最后玩够了,就会用 地,最小的是南 拳头砸开,一人一块把西瓜吃掉。玩累 了,我们还会一边比赛仰泳水平,看谁在 水面上漂得时间长,一边静静地仰望着天 空里的云彩,白云一会儿是马,一会儿又

> 因为我们没有经过家长和老师批准, 而是偷偷去坑塘里游泳的,一旦被家长和 老师发现,挨打或罚站总是少不了的。为 了掩盖偷偷游泳的事,我们都会用清水尽 可能地洗去身上的污泥, 然后站在太阳底 下,一边跳着蹦着,一边大声地喊:"光屁 股, 快点干, 千万不能被发现。"等到身 上、头上的水儿晒干后,我们才敢去上学 校或回家。尽管做得很隐秘, 但仍逃不过 老师和家长的火眼金睛。他们发现可疑情 况时,总有方法检验我们,首先让我们伸 出胳膊, 然后用指甲一刮, 就会出现一道 白印儿,偷偷洗澡的事儿立马露了馅儿, 轻则挨顿训斥, 重则可能会挨顿打。当时

变成骆驼, 让人充满着好奇和遐想。但惬

意、高兴、好奇之后,等到出水上岸,内

心也会充满着担心和后怕的。

艺晚会吗?

塘,给我带来的甜蜜记忆,让我一生难忘。